

平安树

■赵佳庆 刘昱岑



图①：曹海庆与战友们每次完成弹药销毁任务后，都会留存一块弹片挂在这棵“树”上。这棵见证了战友们平安归来的“树”，被他们亲切地称为“平安树”。
图②：2015年，曹海庆与爱人吴君的合影。

作者提供

美丽家庭

晚上8点多，吴君值完班刚到家，爱人曹海庆的电话就打来了：“上级单位近期要举办一场主题晚会，想以我为原型创作一个节目，需要采访家属，你方便吗？”吴君欣然应允。

挂断电话后，吴君不禁想到去年得知曹海庆参与录制的《红心向党·强军故事会》节目要在央视播出时，全家人既高兴又期待的场景。那天，吴君与母亲吃过晚饭，便早早地坐在电视机前等待。期间，儿子曹益也打来电话，反复向吴君确认节目播出的时间，言语里满是自豪。

吴君的爱人曹海庆多年来工作在报废弹药销毁一线。去年，曹海庆作为先进典型之一参加了《红心向党·强军故事会》节目录制。

工作内容的结果。“平时不打仗，天天上战场”，是他工作的真实写照。这些年，无论是教育孩子、照顾父母还是打理家务，妻子都以一己之力承担，这让他心中充满了歉疚。他不想让妻子再添一分担心和牵挂了。

二

2008年，曹海庆荣立一等功。那天，吴君看着爱人带回家的奖章许久说不出话来。尽管她对爱人的工作未必全都了解，但她明白“一等功”的分量，能隐约感受到这份荣誉背后一定有着难以想象的危险和艰辛。

在此之前，曹海庆曾在一次火药销毁作业中，为了救一名战士，被突然转变方向的火柱灼伤。那天，当吴君看到爱人伤痕累累的样子，她非常心痛，不住地劝说他换个岗位，不要再从事这么危险的工作。但曹海庆仍然笑着宽慰她：“别担心，下次我再细致谨慎一点，就没危险啦。”

相伴这些年，吴君能够感受到曹海庆对岗位的热爱。这一次，看着他小心翼翼地将奖章收藏起来，吴君决定往后再不再劝他。既然他热爱这身军装，那就做他坚强的后盾，全力支持他热爱的事业。

这件事后，两人更加默契：一个不多言，一个不多问。

只是，吴君多了一项“技能”——她会通过曹海庆出差时带的衣物判断任务的性质。若他只带常服，通常是去参加会议，吴君的心里就会少些担心；若见他带走了迷彩服，就可能有了实操任务，她会叮嘱爱人：“注意安全，不管任务多晚结束，都要给家里打电话。”

为了不让曹海庆分心，吴君很少主动给他打电话。实际上，每次曹海庆去执行任务，吴君就会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只有接到他打来的“报平安”电话，她悬着的心才放下。

三

早些年，曹海庆的老战友从外地来驻地办事，没有落脚的地方，吴君就会让曹海庆接他们来家里住。在吴君眼里，他们都是家在外地的年轻人，又是

节目开头的场景，是曹海庆所在单位的全景。吴君指着电视兴奋地给母亲介绍：“海庆的单位环境越来越好了。”可随着节目往下进行，吴君眼眶渐渐红了，直直地坐着不再言语。

原来，节目展示了一棵她从未见过的“树”。这棵“树”上没有绿叶花朵，而是挂满了银黑色的弹片。这些弹片是曹海庆和战友们每次执行弹药销毁任务后，带回来的“战利品”，其中有似花朵一样的引信残片、带着尾翼的迫击炮破片、榴弹的残片……大大小小100多枚，形状各异。这棵“树”是曹海庆与战友们一次次经历危险、平安归来的见证，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平安树”。

若不是这次节目报道，吴君还不知道爱人瞒着自己“种”了这样一棵“树”。20多年来，吴君了解丈夫工作的过程，就如同剥洋葱般，旁人每剥一片，她才多了解一些，而且几乎每一次都会鼻酸泪流。

这是曹海庆有意对吴君隐瞒自己



有关移防的童年记忆

■李 麟

那年那时

前不久，我读到一篇讲述某部移防的回忆文章。这勾起了我跟随父亲移防的童年记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68年10月，父亲所在部队奉命从贵州移防到云南。记得那是一个下午，父亲穿着军装亲自到幼儿园接我。老师问以后还来不来，父亲说不来了。而根据此前通知，父亲当时马上要前往北京接受表彰。父亲出发后不久，母亲就带着我和妹妹、弟弟等其他家属一起，在部队的组织下，乘坐闷罐火车前往云南蒙自。在车厢里，每家分到一块休息的地方，铺上垫子就可以睡觉，车上还为我们准备了饼干和开水。下车

后，母亲带着弟妹妹先行赶往新住房，我由战士叔叔随后送回。我到达住处下车后，就听到妹妹趴在窗台上兴奋地喊我：“哥，咱家在这儿！”

不久后，父亲从北京回到了云南。父亲回来的那天下午，营院门口两旁站满了欢迎的官兵。父亲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脸上喜气洋洋。我从小性格非常腼腆，只敢站在队伍的后面悄悄看着这场面。但妹妹胆子很大，她冲上去兴奋地拉住父亲的手，骄傲地跟着父亲从大家的欢呼声中穿过。到了晚上，父亲拿出了从北京带回来的各种包装式样的水果糖给我们，其中有一种包装像金鱼一样的软糖，最受我们青睐。

一年后，父亲所在部队又奉命移防至云南的另一个市。这次移防，我们乘

坐的是解放牌汽车。一个车队有几十辆车，都编有车号，统一按顺序行进。父亲比我们这个车队先出发两天，我和母亲及弟妹妹随车队分别乘坐坐在不同的车上。当时，母亲临产，由一个女医生陪同，我和弟妹妹被托付给其他人照顾。由于道路崎岖不平，汽车一路颠簸得非常厉害，驾驶员叔叔的头部总会撞到车顶。由于我每次上下颠簸像个皮球，和我坐同一个驾驶室的叔叔还笑着给我起了个“小皮球”的外号。我们到达后不久，小弟弟出生了。

后来的几年，随着父亲工作调动或者部队移防，我们全家又经历了两次搬家。我和妹妹弟妹妹们也或多或少有转学经历。尽管如此，我们的学习并没有落下。那段时间，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接受教育，培养良好的品质，

家庭秀

我的笑声里
奔跑着彩色的风
爸爸的笑声里
撑起一片辽阔的天空
小兔子 快来呀
住进我们的欢乐里
让耳朵的树叶
长成一朵绿色的梦
李学志配文

定格

新疆军区某边防连常年驻守在边防一线。近年来，经过官兵的努力，连队建成了温室大棚，还养了一些小动物。图为二级上士李常泽带来队探亲的儿子参观“小动物之家”的情景。
吴重霄摄

父亲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带我们学习。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给我们念《高玉宝》。当时，父亲坐在床边念，我们就搬个小凳子坐在父亲周围认真地听。我们会对高玉宝当童工时就起早贪黑干活还挨打受饿的经历深感痛心，也会对周扒皮搞“半夜鸡叫”，让长工们早起干活的丑恶行为表示愤恨。还有一段时间，父亲让我每天晚上到他的宿舍练习毛笔字。有一天晚上，父亲不在宿舍，我听说大礼堂有宣传队在排练节目，字也没写就偷偷看节目去了。等我回家后，父亲训了我几句，还打了我屁股一巴掌。父亲此前从来没有打过我，或许当时是因工作原因心情不太好，或许也是嫌我太贪玩，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

1974年，父亲不幸因公殉职。第二年，母亲带着我们4个孩子离开部队，搬回河南老家，我们的部队营院生活结束了。后来，我也参军了，一直在部队工作到退休。多少年来，那些儿时在军营生活的点滴记忆，特别是那些有关移防的记忆，带着父亲的温和和军旅的气息，至今仍然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我永远感恩怀念我的父亲，感恩部队营院给予我的童年记忆。

情到深处

乌拉泊横卧在高原上的群山之间，每年有长达5个月的冬天。虽然寒冬如此漫长，但在乌拉泊机务站官兵心中，簌簌飘落的雪花就像一位温柔慈祥的母亲，陪伴他们成长、收获。

那天一大早，二级上士许闯用力推开门，迎着风雪走了出去。尽管气温跌至零下30多摄氏度，许闯此时心里还是热乎乎的——他急着赶往20公里外的民政局，和未婚妻徐伟领结婚证。

不久前，许闯在战友们的帮助策划下，用自己的三等功奖章，向徐伟求婚成功。如今，每次回想起求婚的场景，许闯的嘴角都会忍不住露出微笑。

许闯和徐伟的媒人，正是乌拉泊的雪。

2019年冬，徐伟和朋友出游，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困在乌拉泊。所幸，机务站就在不远处。

那天，许闯将她们迎进门，并给她们做了拿手的烩面片。屋外风雪漫天，屋内香气四溢。轻尝一口，一股暖流在徐伟的心里涌动。徐伟出生在军人家庭，从小就对军人有着独特的情感。看着眼前高大阳光的许闯，她心里感到非常亲切。

那天，在救援人员的努力下，道路很快被抢通，两人也很快分别。后来，每当窗外大雪纷飞，许闯脑海中就会浮现与徐伟初遇的画面。夜晚，昏黄的台灯下，许闯常常拿出纸和笔，将心中的爱意写进书信。

不久后，徐伟打来电话，提出要到连队看望许闯。许闯这才鼓起勇气将厚厚的信件交到徐伟手中。

“余生很长，希望能和你一起走。”看着那些深情的文字，徐伟热泪盈眶。

遇到对的人，会让人变得更加优秀。后来，许闯顺利通过自学考试，取得大学文凭，还在年底荣立三等功。

二

为了帮许闯策划求婚，班长宋世军这些天忙得够呛。难得明天是周末，他躺在床上很快睡去。

伴着落雪，宋世军做了一个梦。梦中，他穿着军装，带着女友，正眉飞色舞地给爷爷讲现在军营里的故事……

宋世军的爷爷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多次荣立战功。回国后，他又转战大西北，投入到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建设。受爷爷的影响，宋世军从小就立下了当兵志向。2018年9月，宋世军参军入伍。临别时，90多岁高龄的爷爷一再嘱咐他：“要刻苦训练，当一名合格的军人。”

新兵下连，宋世军被分配到报务专业。由于训练刻苦、表现突出，他成为第一个独立上机值勤的人。忙碌的训练之余，他还自学了无线电修理。

宋世军当兵后，远在千里之外的爷爷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刚说过的话转身就忘了。可只要说起宋世军，爷爷就瞬间回来了精神，反复念叨：“咱家小军也当兵了！”

铃声里的秘密

■冯卓怡

家人

今年夏天，爱人南哥和我一起回广东休假。结束居家健康监测后，爸妈邀请亲戚朋友一起来家里吃饭，给我们小两口接风。吃饭时，餐桌上突然传来一阵响亮的音乐铃声：“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父亲不慌不忙接起电话，铃声才戛然而止。接完电话后，他还不忘举起手机展示：“这是女婿给我买的新手机！”

我在一旁压低声音对南哥说：“铃声也是你帮爸挑的吗？他又没当过兵，你给他选这首歌干嘛？”南哥挤眉弄眼道：“爸爸说要选这首歌，我哪敢问为什么。”

晚饭结束后，那阵响亮的铃声再次响起来。我逮着机会问父亲：“爸，你为啥非用这首曲子当铃声？”而且，每次都要响好一阵你才接……”

还没等我把话说完，父亲大声说：“你懂啥！”随后，他拿起手机疾步走向卧室，“嘭”地一声关上房门。

在厨房听到动静的母亲，连忙跑到客厅问缘由。听我简单说完来龙去脉后，她忍不住嗔怪：“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母亲的话提醒了我。我差点忘了，父亲年轻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当兵，但他心里一直对军营充满向往。他每晚都会准时收看军事新闻，最喜欢看的电

乌拉泊的雪

■谢成宇 朱玉成

2020年9月，就在宋世军准备向爷爷报告晋升下士军衔这一喜讯时，却收到了爷爷去世的噩耗……

同年冬天，连队接到一项重大通信保障任务。一天凌晨3点多，一阵急促的电话声，惊醒了宋世军，原来是某型无线电设备出了故障。由于旅机关距离连队较远，时间紧、任务重，只能自己修。于是，宋世军结合自己平时积累的经验，对照说明书进行测试，最终成功排除故障。那天，宋世军走出机房时，天已经亮了，阳光照在身上如同儿时躺在爷爷的被窝里，暖暖的。

三

工程师党辉值勤归来，在门外轻轻脱下大衣。他推开房门，环顾一圈，蹑手蹑脚地走到宋世军床边，将被子角往上提了提，而后静静地坐在窗前，看雪花飘落。

1996年，党辉入伍来到新疆。因为身上扛着母亲的期望，他积极参加各项工作，从不叫苦叫累。后来，他考上军校，毕业后回到乌拉泊。

那个冬日，天色阴沉沉的。正在参加通信保障任务的党辉，突然接到家人的电话，说母亲紧急住院，情况很不好。党辉匆忙请假回家。

那天，母亲看到急匆匆回来的党辉，眼里闪着泪光，对他说：“我不打紧，早点回去吧。”党辉没有想到，这是他和母亲最后一次见面。

回到乌拉泊，党辉看着窗外飘飞的雪花，常常想起小时候，也是这样的雪天，母亲抱着年幼的他，静静地坐着雪花落在门前的田埂上、池塘里……

夜深了，道路两侧昏黄的路灯，为机务站蒙上了一层暖黄的色调。静谧的夜里，战士们睡得格外香甜。

视剧是军旅剧……

“那时候，听说你和南南打算结婚，你爸就跟我说，老婆，咱俩就这么一个女儿，还要嫁到新疆，你舍不舍得？我舍不得啊！”

“那后来呢？爸爸怎么就同意我嫁给南哥呢？”我好奇地追问。

“你爸说，虽然还是远了点，但是女儿嫁给军人，我们放心……你都不知道啊，你第一次带南南回家时，你爸前一天晚上激动得一夜没睡好！”说到这里，母亲忍不住大笑。她还顺势掏出手机，给我看相册：“你爸这还要换新手机，这几张照片是他特意‘寄存’在我这儿的。”

一张是我结婚那天，父亲和穿军装的南哥拍的合影。

一张是我和南哥在部队主持晚会的照片。

一张是家里挂上“光荣之家”牌匾那天，父亲特意站在家门前的相……

“你爸还说，他这辈子最大的福分就是沾了女婿和女儿的光，女婿是军人，女儿是军队文职人员，他甭提有多骄傲了。”母亲说。

可是这些，父亲从来都没跟我和南哥说过。他只是默默地将对这份情感埋在心里。

“电视剧要开始了！”母亲喊父亲到客厅看电视。父亲出来后，我靠在他的肩上，告诉他：“老爸，您虽不是‘当兵的人’，但您是最爱‘当兵的人’的那个人。”